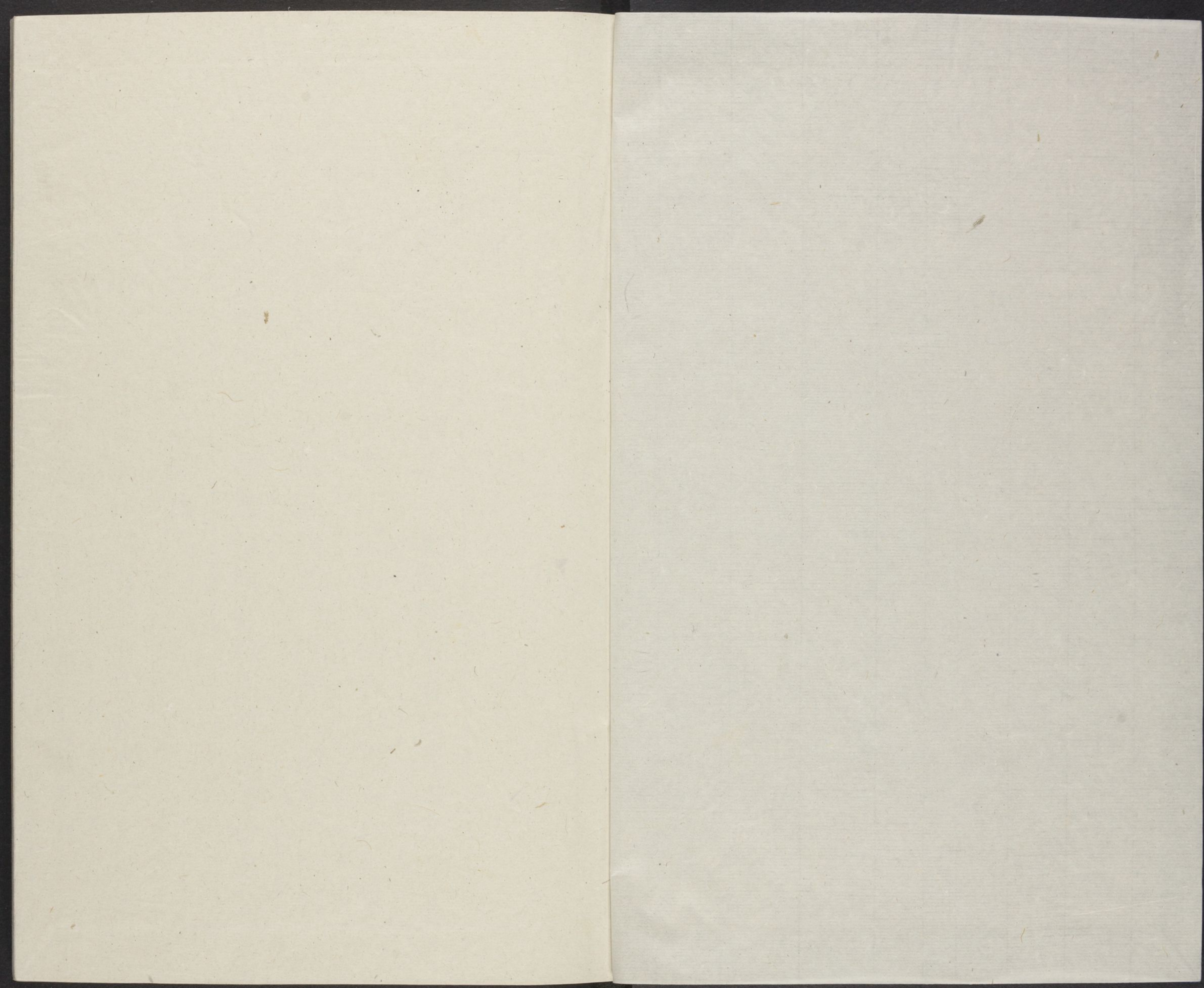


T 3150 / 3216.81

4



淳西縣志 卷之七

仙釋

邑之有誌猶國之有史國國計者德焉重民命者  
 誌焉黷世祗俗者亦誌焉於編衣清冠手何名矣  
 所以誌之者非以云教也夫曰書以驗考即必藝  
 披戴者流門勿條焉勿條者缺也亦猶遷作史記  
 不遺黃老之意云爾

魏姑仙人即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者是水乳  
 上質神如處子登風吸露不食人間烟火青

汾西縣志 卷之七

仙釋

邑之有誌猶國之有史關國計者誌焉重民命者誌焉勵世砥俗者亦誌焉於緇衣黃冠乎何居余所以誌之者非以云教也亦曰書以備考卽苾蓐披戴者流罔勿脩焉勿脩者缺也亦猶遷作史誌不遺黃老之意云爾

藐姑仙人卽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者是冰肌玉質綽約如處子餐風吸露不食人間煙火青

山有祠祠旁有洞名蓮花遺銅鞋一雙古色在  
爛制度精异至今存焉

淵逸真人邱轟轟龍王在東李安庄祈雨輒應本  
年春頭靈知縣蔣鳴龍建造廟宇詳記中

龍崗真人姓李名大方本邑人父均業醫母管氏  
姬十二月夢神人捧日照室而生長習道學  
記千言積力既久能窮宗旨六經百氏莫不  
貫道風藹然召賜休元大師奉勅主醮有萬  
下臨之應加號元通平陽歲旱禱雨即大澍

加今號

煙霞真人僧念人幼好善及長遂棄妻子隱姑射  
山園仙洞中修煉五十餘載癸丑歲五月五日  
忽辭衆曰今群仙約赴蟠桃吾當去矣言訖整  
衣坐化元大德間賜號

無私真人 詳傳并

風俗 土產附

一統志汾地瘠民貧俗尚敦龐省志民質朴不事  
驕奢俗淳訟簡庶乎禮讓之風府志君子憂深思  
遠小人儉嗇其辛苦薄滋味勤於稼穡今質朴者  
漸入狡黠敦龐者頗多愚詐且輕生易訟有乖禮  
讓之風矣猶有存者勤儉性生其淡薄而無事侈  
靡不失先民遺意焉

興華紀畧 附

吞肥遺瘠 汾邑地處山岡豐年每畝僅獲籽粒

斗餘倘值亢旱不免賠稅之苦間有刁頑之民  
涎殷富藉口向置伊戶肥地今願將瘠土摠推承  
糧者且撫祖父伯叔數十年之事具控駕害知縣  
蔣鳴龍槩不准理不惟杜奸民肆害之端俾廢費  
者亦得安枕而卧

殯葬勒索 汾俗凡子女出嫁病亡者必延齊女  
姓父兄方許入殮積弊相沿已久奸民乘機索取  
布疋每每托故不至甚有經旬不得含殮者至改  
葬之家亦然女族必百計勒換柩棺另製衣衾

圖飽彼私囊遑恤屍骸暴露知縣蔣鳴龍力行禁  
止仍有抗違不遵者如王金耀之詐牛澄澂朱謹  
齋之勒邢應福等悉加懲做迄今存凶俱安

放債重利 民間有無相通利息咸以三分爲率  
獨汾邑不然每銀一兩月取息一錢甚有所謂限  
錢者計十日一徵其息取者不遺錙銖與者竭盡  
膏血且鎖吊貧民視爲常套知縣蔣鳴龍力行禁  
飭凡取利止一二分收成之時仍親歷各鄉場園  
俾將麥粟先儘完糧不得以私債花費故窮黎賦

稅無缺數年積逋一清

措索復業

汾邑里累民貧由於水田鮮少自順

治十三年荒旱之後窮民就食他方流離過半或有潛歸祭掃者里排必居爲奇貨扭稟伊欠多糧羈倉嚴比所以逃民視歸籍爲畏途求絕故鄉之望知縣蔣鳴龍深鑒此弊凡扭稟者卽判定復業之後完納本年正賦從前逋糧私債不得逼索故鳴雁不致哀鳴流亡復我邦族

虧尅租戶

汾邑土廣人稀皆綠寇亂之餘地

拋荒全賴流寓租種完課間有刁詐里排故將本身糧徭不納混推租戶拖欠復有比至議勒索數倍者以致流寓裹足不前地荒糧欠知縣蔣鳴龍嚴加禁飭如有虧尅情弊卽重處里排故野無曠土額賦亦獲全完

小戶支更

查衙署守宿巡邏皆專責民壯獨汾

邑異是皆綠昔年逋累頗仍工食撥兌塔里名存實亡故民壯應役者寡終年派輪小民承值况彈丸小邑除紳衿等戶外人民無多旣苦守城復累



巡更知縣蔣鳴龍俯念民困議撥庫子工食另招  
司更十名庶夜巡有專責之人而貧戶未免重役  
之累

騾戶幫差 汾雖山僻恒苦協驛之累凡 總制

經由暨軍務浩繁驛馬不敷卽撥里馬里馬又不  
足動以騾戶承值此項名色相沿已久率皆在城  
保歇包攬爲之私派工食輪候差遣狠里遂乘機  
派索公用者什無一二私肥者什之八九知縣蔣  
鳴龍於康熙十年間嚴行禁革適張曉諭俾小民

得免額外徵求里排亦不得指公科派夙弊未杜  
攘奪春牛 汾邑陋例凡鞭春之期四街民人以  
獲牛首者爲一歲佳兆故不待禮畢鬪然爭奪甚  
有踐踏傷殘者知縣蔣鳴龍於康熙九年冬立春  
日設枷四面仍選健役伺候拘執治罪此風永息  
康熙九年三月奉

巡撫達 諮詢利弊條陳四則

一義倉之制宜復也汾西土瘠民貧苦於揭借時屆  
三春民無粒食兼因正供難緩俱向富室稱貸收

成之際重息逼償卑職蒞任以來雖嚴行禁飭而貧民無措不得不墮其穽中也今當倣漢常平宋社倉之制春出秋收薄取其利倘遇歲歉猶可量發賑濟歷代舉行成例尙在所當籲 憲通行修舉鴻恩不僅汾民沾沐也

一樹藝之利宜興也汾居姑射山巔兵燹之餘村落丘墟卑職向履畝勘查每見平原乏水灌溉收穫無幾隨卽捐俸開濬團栢里清水一渠約可灌地七八頃見在告成棗平庄舊渠坍塌已久募工修

良民安枕戴德不獨在汾西一邑也蒙 本府奉撫院批常平社倉預爲儲備一可供貧民青黃不接之需一可資儉歲賑濟饑饉之用實屬有司要務况出陳易新久奉 部行正不在斤斤權子母也應通飭各屬乘時倡捐鼓勸實心修舉但不許虛應故事假手奸胥及借端強派需索自干叅處至於興水利督樹藝設義學乃司牧者教養之大端果能加意奉行富教何難再見今第看該縣力行何如耳若夫輕生刁訟 前院屢經通行嚴禁該

府查照再加申飭可也

康熙十年八月詳請便民輸納麥粟完糧

竊照汾西彈丸黑子向無市集凡民間收穫麥粟南運洪趙北至介休梯山航河往返二百餘里糶賣艱難輸將罔及仍有貧窮小戶裹糧數斗來縣滿望變賣完糧無如商賈不通杳無售主欲運外邑苦乏驢騾待售富室難免措價問過丁徒更將潮銀乘機掙買復有傾銷之苦嗟此窮民物力幾

何深可憫惻

卑職

仰體

憲臺諄切愛民至意

設立便民倉收小票除上戶仍舊追銀起解不准倉收外凡有小戶錢糧錢數以至壹兩者或豆麥粟穀聽其交倉着經承照時估價填給印票付執令其登入流水開銷仍嚴飭經收書辦不得虧短價值以累貧民至收貯糧食俟年終支給官役人等一應俸食則小民免跋涉之苦正賦鮮虧欠之虞瘠邑窮黎亦可以少甦矣事干便民輸納事理合行詳請爲此今將倉收小票式樣一張申送等因蒙 府申 司蒙批據汾西縣欲設立倉收小

票令貧民小戶將糧照時價交納豆麥粟穀支給  
官役俸食雖為便民之議但恐經承胥役借端滋  
弊反為不便仰府再一確議妥當報奪繳批 府  
轉行到縣該本縣知縣蔣鳴龍看得設立倉收小  
票原為貧民小戶農忙之時難於糶賣起見故俾  
其輸納麥豆粟穀照依時價登入流水支給官役  
俸食庶民免追呼官亦無累於適欠此兩便之計  
也至於受收麥穀等項 卑職 每屆比期親自臨倉  
平斗量入登記妥當經收嚴明俟歲暮時即行給  
散經承胥役何從借端以滋弊擾民此 卑職 悉心  
區畫而為之故敢冒昧陳請緣奉駁查事理 卑職  
詳議妥確緣由申 府蒙 府覆核詳 司蒙批  
既經覆議妥當又稱該縣每屆比期親自臨倉經  
收如詳徵納但不得借端滋弊多收累民繳迄今  
貧民便於輸納賦亦易完

土產

粟屬

穀 六種

黍 五種

麥 四種

豆 七種

稷 黃

黑三種  
梁  
麻子  
芝麻  
胡麻  
荏子  
芥子  
稻黍

菜屬

蕨 三雲里姑射山出夏四月採過時有毒  
黃花  
桐花  
蘿蔔

黃白二種  
萵苣  
芥  
葱  
韭  
芹  
蔓菁  
蒺藜

蘑菇

果屬

杏  
柰  
棗  
軟棗  
柿 已上五色俱出小潤園所  
核桃

出頭  
榛子 出三  
松子 出寺頭

瓜屬

南瓜  
瓠

草屬

荻  
稗  
蒼耳  
蒿  
莠  
香草

木屬

松  
栢  
槐  
柳  
桐  
椿  
楸  
桑

花屬

芍藥 紅白粉三種  
石竹 十餘種  
玉簪  
牽牛 黑白二種

鳳仙  
菊  
葵  
茨梅  
山丹  
萱草

藥屬

甘草 大黃 麻黃 荊芥 酸棗仁 杏仁

薏仁 茄仁 各里俱出 細辛 車前子 牛膀子

天仙子 益母草 紅白芍藥 款冬花

蒼朮 山茶 三雲出

羽屬

鴉 黃鸝 鸚鵡 雀 雉 鸕鶿

毛屬

牛 羊 豕 犬 馬 騾 驢 狐狸 豹

虎 狼 麀 獐 鹿 兔 猫 黃鼠

山猪

虫屬

蟬 蝸 蜂 蝶 蟻 蚯 蚓 螢 蜘蛛

蜻 蜓 蟋 蟀 蜥 蜴 頭 蚰

色屬

靛 大小二種 紅花 槐花 土粉 赤木 黃木

五色土

雜屬

絹

出伏朱神符二里

布

絲

麻

羊絨

蜜

蠟

煤炭

出寺頭三雲神符等里

木炭

出寺頭三雲等里

蔣蘿

瓦器

古蹟

名區勝地千古樂聞斷碣殘碑騷人拂拭古人遊  
屐所至每留題紀事良有以也然陵谷不常滄桑  
代異漶漫無存者未易更僕汾無多古蹟僅得什  
一於千百中亦聊以果好奇之腹云爾

洞泉

縣東十五里懸崖之內有石洞一深五丈餘內  
有清泉丈許崖上建觀音閣子孫堂六月十九  
日四方男婦焚香祈嗣禱無不應

九仙洞

距縣南六十里石壁峭立俯臨汾河壁有洞口  
傳有九仙人穿石修煉於此其中深邃叵測每  
遇風清月朗卽聞颯颯仙樂之聲

陵墓

虎踞牛眠固足旌華冑之德荒丘野壟亦堪揚高  
士之風古人豐功茂烈清韻孤標送送於松楸泉  
壤間傳之不然生而顯榮沒則已焉千百世後欲  
令人思徃行而欷歔慨慕無由也爰誌其墓因以  
想見其爲人

陵

關

墓

龍崗真人墓

在城西一里



元

尚書吉

祥墓

在城東  
里有碑

左丞傅巖起墓

在城西  
有碑

明

按察司廉使仇

益墓

在縣南四  
十里有碑

員外范均墓

在縣南五  
十里有碑

翰林院學士范

琮墓

在縣南  
五十里

提學參政周

鑑墓

在縣西南  
十里有碑

知府王

習墓

在城東一  
里有碑

知州傅永康墓

在城西  
有碑

忠烈閻生斗墓

在城東一里欽賜地價  
三百兩遺官祭葬有碑

知縣王永年墓

在城東  
有碑

義塚

附

漏澤園

在城西一里年  
久無隙地可葬

義塚

在城東太山廟側康熙十二年知縣蔣鳴龍  
捐俸置地安厝窮黎無歸葬者

寺觀

招提玉局不過爲緇黃香火計每見佞佛養真輩  
恒糜費不貲不窮極壯麗不止若夫闢名教培風  
氣之地輒無有過而問焉者嗚呼此亦可以觀民  
風論世道矣然祈祉禳禳建壇習禮亦有爲政務  
所攸賴者汾地窄民貧梵宇珠宮雖沿襲古制而  
崇尚者鮮亦足覘其俗之正而不惑於異端云

巖棲寺

在縣治西元至順三年  
建明置僧會司于內

興原寺

在縣治東大  
定二年建

覺圓寺

在水潤里元  
延祐二年建

建福寺

在勅香鎮唐  
天秘元年建

聖水寺

在城西南  
四十里

洪濟寺

在三雲村元  
至順二年建

彌勒寺

在伏朱里

衛家灘茶房

康熙九年知縣蔣鳴龍建開井一  
漫地三十餘畝給僧施茶有記

水潤茶房

康熙九年里  
民李先美建

祥異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春秋書大有雲望  
星隕鷓飛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二氣之應不誣  
也汾之書異者屢矣而祥不數數見豈天之靳休  
徵乎抑人事有以致之也洪範曰王省唯歲邾士  
唯月師尹唯日則所以惕若而脩救者端在謹微  
之君子

明

成化十八年大荒

十九年大饑

嘉靖元年大有年

二年大荒

十三年大饑

十四十五年大有年

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夜地震有聲至自西南

房舍傾頽人有壓傷死亾者

三十五六七年俱有年

萬曆十四年大饑

十五年禾登

二十七八年大荒

二十九年大饑

三十年禾登

三十八年大荒

崇禎二年大有

五六年大饑

八年泰山廟殿柱開木花一朵苞蕊數十層

不墜遠近觀者如堵知縣孫以約題扁曰

顯瑞

十一年蝗蝻為害

十三四年大饑

國朝

順治二年大有

三年大有

四年蝗蝻食苗

六年大亂

七年冬鸛集泮宮栢樹上信宿乃去辛卯科遂發

鄉書甲午春復至發祥之應同

十五年戊戌春有赤鳥入鳳池內經月餘讖者占  
以爲瑞是科果發兩榜

十六年風霾颶發迷天蔽日樹大數圍者悉拔折  
康熙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冰雹異常大者如拳小  
者如卵十畝皆傷麥無遺莖八月十六日復遭  
冰雹民不聊生申詳告賑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蒙

巡撫達 給粟賑濟民賴以存未通者知縣蔣鳴龍  
捐粟補給

汾西縣志 卷之八

藝文

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藝文之不可缺也審矣  
然徒繪風雲綴月露不過爲雕虫小技雖連章累  
牘於誌乎奚裨故余茲輯必琳瑯雅製琬琰佳篇  
始登之簡末俾後之人覽其文而知世代之通更  
風土之互異時事之脩舉如太史採風問俗而一  
國之政瞭若指掌焉則得矣若謂攬摭徒繁以淫  
哇而亂雅樂也余則奚敢

序

明

縣志序

學諭

喬世魁

五縣人

邑之有志猶古列國之史一方之實錄也以辯疆域  
 程物土載法制叙政教胥憑藉焉汾舊有志一帙丁  
 元季兵燹板刻湮沒僅存遺墨數更吏手久益失真  
 乃令之庸者安於緣怯者憚於更間有一二驚精簿  
 書亦靡不敝帚眎之嗟夫存邑者志匪志則事無所  
 听義無以例曷以繼懲繩勸萬曆丙午秋襄國毛公

來涖茲土考風問俗深慨文獻之無足徵悞邑政一  
 切皆窺方圖鱗茸顧其時弗遑也會撫臺李公檄取  
 所屬郡邑舊志蓋欲稽一方之治體民風甚盛典也  
 魁承邑侯之命率弟子員郭玆輩相與發笥披閱悉  
 心校讐大抵渾質既淪獵虛者繁揆精者鮮中或紊  
 焉而無統遺焉而未脩魯魚豕亥焉而不可為讀於  
 是遐按徃牒近訂時事總以目錄分以門類釐為八  
 卷付諸剞劂以壽厥傳大都詞不必侈惟其覈語不  
 必飾惟其確浣舊藏之汚沿新穎管之穢瑣起謠譌

汾西縣志 卷之八  
之頽散其於邑乘彬彬乎兼收矣嗚呼來禩方遠一言耀帙流敷不朽魁亦曷敢橫恣胸臆以滋眩惑後有游神鋪綴品擬先例周覽廢彙不必遍蔀屋而風土人物釐若指掌未必非政教之一助也若夫婉附委陳銓情播義挾今續古幅尺遷固而稱曰摛詞宗工則實望於繼事之君子云時萬曆丁未春

縣誌序

學諭

傅

睿

林縣人

昔萬曆庚戌秋予承乏汾西之邑博首謁邑侯毛公公以縣誌一帙示予曰此汾西之誌乃昔僅存而今

始備者也將付剞劂君盍序諸首予承命披閱一過凡誌之義與誌之詳諸君序之備矣胡侯予贅哉惟是誌也其爲綱八旨輿地而下其爲目五十自建置沿革而下其事該其例嚴其詞亦燦然而有文理彬彬乎誠一邑之曠典千百年之龜鑑也顧其事始於萬曆之庚子維時則邑令甯公協學博薛君寅幕石君暨諸庠生輩相與輯於先繼於萬曆之丁未維時則邑侯毛公命學博喬君二三者舊暨諸時彥輩相與續於後或稽之載籍或詢之故老傳聞用是旁搜

博探訂古証今諸君咸有勞矣乃若集衆論以考其成合僉謀以會於一提綱撮要筆削惟嚴而總其事者則邑侯公也夫以二百年來未備之典一旦新之自公豈非常之事必待人而後舉乎非公之修廢舉墜起做維新曷克至此公之功詎不偉歟雖然不但

是也觀其新學宮課多士而崇儒重道之風隆覈田賦清積弊而輕徭薄賦之政舉以至紡織有督農桑有勸而溝渠水利道路橋梁靡一不盡心焉規畫區處經理調停種種善政難以枚舉大都皆類此矣獨一脩誌之功而止哉不佞承乏之始適觀厥成義不容默然已也是為序

國朝

縣誌叙

邑令

李色蔚

棗強人

丁酉穉余補選銓部而筮得汾邑客有爲余言者曰汾雖小邑乎姑射峙於西汾流環於東山川之秀甲於天下厥賦上上厥田中中民多富庶而好侈靡一席之設炊金饌玉一室之營峻宇雕梁洵河東名邑也逮余入境受事而覺有大不然者城市之宮室鱗



汾西縣志  
次居民襍沓非不燦然可觀及遊於野而民之一椽  
不蔽而宵啼露處者比比矣半菽不飽而食草食糠  
者又比比矣客其欺我乎適儒學王君偕諸生詣余  
而請曰邑之有志所以徵信也志之未修者自庚子  
迄今幾六十年所矢恐採風者有循名失寔之惧矧  
郡伯博採邑志盡增訂之以壽諸梓余爰取邑志而  
詳覽焉不勝撫今追昔之感也語云山川如故人民  
已非者非歟始知客之謂余者乃昔日之汾西非今  
日之汾西也四市三鎮僅有其名田賦戶口已非其

實夫此數十年以來豈無忠孝俠烈爲世坊表者與  
豈無鵬搏鸚薦應運而興者與若闔公以忠稱郭生  
以孝稱薛氏以節稱其間達人義士或甘肥遯之志  
或堅挺持之節又若侯氏三鳳表表人衆舉數百年  
來天地精英之氣獨萃於一門苟無以表彰之不幾  
湮沒而弗傳也哉余殫數月之力採之方聞搜之家  
秘凡有益於政治有資於世風者雖微必錄倘無關  
於教化徒飾夫觀聽者雖美弗收賦稅之贏誦因於  
時丁役之盛衰核其寔修之之能事畢矣後之覽斯

志者慨然以富教爲已任使小民敦本力田濬畎澮  
如夏勞土化如周不以水旱咎天時不以硤瘠責地  
利石田之未墾者盡耕而爲膏腴鴻雁之未集者咸  
歸而享樂土民有千斯萬斯之慶而無七年九年之  
憂將陶唐氏之遺風不難再覩於今日矣是余意中  
之事也亦余修志之意也敢以告夫同志者

新建仁義驛馬房序

武功 邑人  
知縣 王求年

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非諛詞責備之詞也父母  
能以功德貽子姓而子姓蒙其利而受其福鑄諸金

石傳諸不朽而後克稱乎父母斯民之實故事有利  
在一時而未必貽於千百年者民未盡去其害其誰  
樂以一時頌美歸之有勞在一時而千百年享其佚  
者民既永絕其勞安得不千百年禱祠之汾之有害  
而倍勞者莫過協濟仁義驛馬一事數十年殫力竭  
財與芮岳人興雀角訟至毛盡膏枯屈而不伸郡署  
左一片石汾邑人萬點淚也誰生厲階至今爲害更  
苦者仁義有協濟之馬而無養馬之廐饑者不得以  
爲食勞者不得以爲息賃靈霍之茅簷歲費不下數

十金而俛仰其倚蔽者已百年於茲矣夫驛有協馬則馬應有廐無何原厰灰燼殘碑湮沒當事者雖目擊心傷而因循已久役難驟興亦徒付之浩嘆而已邑侯蔣公單車蒞止由心民瘼振圮興廢諸事無不次第釐舉而首以驛舍爲瘼切最要務迄今遍觀厥成萬世利賴之此豈僅佚在一時利在一時已耶雖然謀度經營蓋憂憂難之矣以斷碣無徵之故址詳諸上台能必其允否以久假不歸之利所爭之隣人能必其遜否卽允矣遜矣闢荒莠而肯構之易勞

民力課窮簷而輸將之易傷民財能必其觀成否而侯以不遑暇食不遑寢處之熱衷單心區畫其詳之而允也誠爲之感也爭之而遜也理爲之服也不枉力不傷財而觀成也分祿捐金以爲之費也於是而饑者得棲以爲食勞者得居以爲息舉前此之擗茶蓄租貲力交困之積苦至今日而安堵焉此豈非利在千百年而不止救一時之害佚在千百年而不見有一時之勞者哉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吾爲侯誄之矣昔昌黎驅鱷於潮而潮人銘之誌不朽也

今汾民雖樸不善頌心禱祠之矣僉欲奉祿侑於仁  
義以報功德丐余爲弁言余識不出里巷言不中採  
納其何能文謹據馬廐締造之由及邑民酬報之心  
誌其槩以垂永久至於落成之功爲室幾所爲堂幾  
所爲廡房幾所一時供事之人某也經營某也贊襄  
某也奔走而趨事俱勒諸碑陰不及贅

建高靈堡序

邑令

蔣鳴龍

建德

夫邑之賴有堡寨猶畿輔之賴有省會省會之賴有  
郡邑也星分碁布而藩衛繫焉脩警防奸而守望憑

焉故汾雖僻處山巔凡村落之建爲庄者皆設以堡  
以脩不虞誠慎之也誠重之也余牧汾之明年時值  
仲春景明風暢因攬轡西鄉將有事於墾荒挿柳以  
爲累里之逋糧者策不意馬首是瞻三雲在望人民  
寥落村舍丘墟蓬蒿滿眼惟餘白骨青燐雞犬無聲  
祇見山溪野徑余每爲之愀然良久及詢之里老始  
悉明季此里之遭蹂躪者以無堡可依故居民荼毒  
慘無遺子若斯之甚余聆斯言益知堡之所繫於民  
甚重而邑之賴有堡寨誠不異畿輔之賴有省會省

會之賴有郡邑也及至高堆底村據鞍頽盼見其族  
類之居處廬舍之比櫛較他鄉頗殷山林中宛有城  
市風且爲蒲隰通衢姑射要道而其山則壁立千尋  
上凌霄漢東西北三隅陡峻惟南鳥道一線可登余  
於是進里民而謂之曰有險若此昔豈無有過而問  
之者乎諸父老爲予言曰曩者亦將營堡其上柰工  
未作而寇已至其孰從而脩之余復爲之嘆息不已  
乃徐步其巔徘徊四望祇見巋然者山也泓然者泉  
也紆迴而偏窄者道路之險峻也俯視一切盡爲培

壤因思設險守要安不安危匪他人任矧余自下  
以來幾欲興利以爲汾民計經久願於此地缺焉不  
講不幾令諸民有失所憂乎爰捐俸十金穀叁拾石  
爲之倡時郎給鄉耆賀正賢王運昌王玉貴水長清  
楊國明周顯祚以興其役緣災祲荐至簿書旁午未  
獲卒業然而經營之念固未嘗一日去諸懷也越今  
秋歲頗稔乃命昔之庀工者協力同心以克終乃事  
而此日之民亦共信此事之有裨於民而爲之計經  
久相與輔而翼之畚鍤者不惜其力輸運者不憚其

煩歡欣子來各爭先以告竣計爲墻週一千三百三十八尺高二十尺前爲門門甃以石用是扁其額易高堆曰高寧蓋爲斯民異長久而安寧也則斯堡之屹然於西土者不儼然省會郡邑之觀也哉而余之心亦藉是以稍慰矣是爲序時康熙十二年歲次癸丑季秋月

記

元

重修青山廟碑記

隰州學正孫文通

縣西之境皆山就中爲最鬱蒼蒼而聳拔者青山也其山連阜姑射故亦以姑射名重崗疊巘萃嶺萬似枝峯蔓壑磅礴百里谷崑互映而幽邃林木蒼蔚而芬榮空翠鴻濛煙霞明媚殆非塵寰之觀迺仙游晦跡之境也山之麓石門關焉名曰真人洞山之巔遺廟存焉榜曰真人祠然則茲山之名豈非自姑射真人而立也歟迨其廟簷摧楠腐礎墊楹欹塵昏金碧之容雨漬丹青之色秋茗砌古老檜庭荒蕭條若林其始事之年僅見於金朝棟誌宋年石刻迺知締構

之歲月固若是之遠也維大元至元三十一年陳興  
等特鑿丹懇憫其踈朽就加修飾醵衆之財鳩人之  
力命工以堅易脆繼以蓋瓦級磚之費丹艘塗堅之  
功庶乎廟貌爲之一新闔境老幼祇益羨慕咸曰美  
哉神宇也若歲大旱里人恭禱祠下應感如響油然  
而祥雲興沛然而甘雨降澤潤土田民獲其福者多  
矣是以一方之民歌鐘舞籥潔粢豐盛春祈秋報享  
祀不忒大德七年秋八月初六日辛卯夜坤維震蕩  
山嶽崩摧而是廟也亦傾圮矣厥後殿材又爲野燹

之燼民罔不轟傷心緬想曩日祈福之地一旦莽爲  
瓦礫曷勝嘆哉至大二年春興等復詢於衆曰疇昔  
姑射真人崇之有靈禱之則應每風雨之咸若而災  
害之不生時和歲豐家給人足自廟廢也蟲旱相仍  
疫癘並作饑饉薦臻人民屢匱若將此廟復興之庶  
異祐護不亦可乎衆謀僉同如出一口於是興等糾  
五里之庶歲其事選工師慮財用輦他山之木壤運  
遠壑之石礪手足胼胝不憚劬瘁迺經迺營肯堂肯  
構俾其舊制擴而廣之壯不及奢麗不及靡飛簷屹

其霞舉廣屢鬱以雲布皓壁晝朗朱甍晴鮮經始於  
戊申之春勒成於己酉之夏寒暑一周厥有成績他  
日興等踵門而告余曰廟完石礩請君記之俾來者  
有攷焉余應之曰文則余不能感諸君之勝事勤勉  
懇誠始終匪懈是可嘉也姑據其始末記之而爲之  
銘銘曰陟姑射兮雲山蒼蒼望真人兮雲漢茫茫明  
德兮煌煌降福兮穰穰神去世兮已遠澤在民兮曷  
忘俾特新兮祠宇用永薦兮蒸嘗尙盼蠻兮昭格庶  
應感兮休祥祐吾皇兮千秋萬歲庇吾民兮地久天

長時皇慶元年壬子仲秋二十有六日  
明

新建文昌祠記

安樂一  
知縣李科 邑人

夫汾邑密邇堯都西連姑山東臨汾水風俗淳厚英  
賢輩出前代無論已卽國初時若憲長仇益以節義  
顯太史范瑛以文章著皆由名進士晉階峻秩功業  
爛然外此而鄉科尤稱濟濟夫何邇來百有餘年雲  
路不開宦績久湮良由風氣之未聚造就之者無人  
也時邑侯毛公世科紹芳淵源有自筮仕於茲始謁



廟登堂瞻闕之餘毅然以作養人材爲己任於是捐俸市書筆供會饌躬勤攷課批評殿最其教日漸月深文章津津乎追雅還淳矣公又曰人材固在於作養尤關於風氣而風氣之衰文昌缺也文昌之修吾之責也卽捐俸以爲首倡學諭胡君縣尉曹君亦各捐焉鄉士大夫咸感侯之義各捐資有差一遂傍材鳩工相址於費宮東南異地新建文昌祠以補風氣序建正殿三楹崇臺一座宮闕高廣朗麗神像軒聯鮮明黜堊丹雘焜煌燦耀廟貌煥然一新人材之盛自此始乎蓋

文昌帝君者符宿張翼應化清河出幽入明懲惡勸善司祿昭顯祈嗣影響大率皆以仁慈方便正直含容輔天地不足之化扶古今欲墜之教誠有以默佑文思也若欲興起斯文者能弗建與何莫而非我公重道之心作人之績耶工始於己酉歲二月十三日落成於六月朔一日僅四閱月民不見勞而大功懋建財不見費而衆務畢集又庚戌歲秋七月豎太和元氣坊於櫺星門外爲孔廟大門砌石欄於左右以

萃秀氣昔無而今有皆侯之力也功訖成矣學論胡  
君率弟子員請記於余余曰何記哉僉曰功匪言弗  
彰匪識弗久候之功宜記也願一言以垂不朽余曰  
此公首善之一公之善豈止是與裁桑棗以課農教  
紡織以興利敦鄉約以厚俗禁盜賊以安民建橋梁  
而行不病涉限催徵而民不憂擾審編公而室家胥  
慶粟穀積而困窮攸賴蓋已識在人心矣况又勒之  
堅珉乎至於施財物者具列之碑陰以見汾人嚮道  
之漸而異日雲路之闢宦績之著其亦知所自矣公  
克泉其別號云

國朝

舉萬曆辛卯鄉進士北直順德府邢臺人毛姓燭

重脩學宮記

邑令 李色蔚 棗強人

汾邑爲漢羸縣至元中建學於縣治之西北自漢屢  
脩屢毀至今日而傾圮極矣我

皇上定鼎以來崇儒重道稽古右文復國學之制重  
科目之選爰詔天下郡縣脩葺學宮以崇祀  
先師孔子及七十二子凡先儒有功

聖門者亦皆得從祀選師儒以育天下之英才由是學  
政大脩歲丁酉冬余捧檄蒞茲土首謁

聖廟髦士數人卽以修葺學宮爲言余曰唯唯佛老外  
人倫遺世故止緣清虛動人凡名巒勝址窮極壯麗  
施財輸工無歲無之吾輩翱翔禮樂之化揖讓文物  
之天秋毫皆

聖賜也卽匪士林尙宜欽崇矧與文獻其容坐視能捐  
一金資一力者卽徵其義願請旌揚僉聞之津津唯  
命余卽捐俸百金爲之倡教諭王君亦捐俸八十金

典史薛君亦捐俸六十金以及夫邑之紳士里之耆  
庶無不爭先樂輸焉乃量工命日撤故就新始自大  
殿周以翠甍繼建兩廡隆其棟橈櫺星泮池增崇其  
氣槩恢拓其規模丹雘聖炯然一新此一役也始  
事於丁酉之仲冬落成於戊戌之季夏費不及國  
役不疲衆余不圖物力之足供成功之不日若此非  
吾

天子在天之靈實式憑之而能若是乎多士復請余爲  
記以紀其盛余因思學校之設非徒侈乎其名也實

聚二子於斯講德修業焉今夫農之耕腴者其穫也必豐商之資厚者其利也必倍不耕而無資其求也必無獲令游其中者雖有瑰傑之才苟無學術以濟之其又何獲之有要之士貴業之勤而志之篤也方今制科之法既取制義論策以鼓天下讀書之氣復明孝經小學以作士人忠孝之心使放蕩者退而有所拘空踈者望而不敢進諸士業精於勤他日擬巍科行所學光明秀傑輝耀士林以取鄉相斯無負脩學之本意苟不究其本根肆其懈惰望洋而嘆

崖而返進不能取科名以經世退不能抱仁義以處俗又奚取焉故增飾宮墻者脩學之文也淬勵德業者脩學之實也諸士無徒以名求之則善矣時經始籌度則教諭王俊民之力居多拮据分猷則典史薛宗孔之力居多督工諸生則王掄英王錫胤牛金台郭八元李先韡王纘緒傅佳胤要凌雲王毓秀郭維法也例得並書用告來哲

新剏真武殿九龍西頂碑記

邑令

李色蔚

棗強人

邑之西離城七十里許有姑射山山之巔有九龍蹟

仙人洞龍王祠迤邐而南二百餘里乃襄陵臨汾之  
界有仙人古廟後有龍祠水泉千流萬派混混不舍  
者其源蓋發於此也余治邑四載每欲登臨以覽其  
勝概非奪於冗挫卽牽於俗情莫遊也迨庚子春始  
得一登其巔而瞻禮

帝之聖像焉鳥韻花風溪迴徑轉非復人間世方欲  
招柳絲之文人呼桃花之漁父爛醉流霞碎踏明月  
豈不甚快偶以公事促歸迄今猶快快也先是三雲  
里之靳家庄有真武小廟其神每每顯靈愚民莫測

其故乙未六月謀建行宮脩設清醮四方雲集老  
紛紛席地露宿欲取塲中麥指有吝而不舍者夜半  
麥指自焚此一異也東方未白醮壇黃幟倏而烏有  
及旦衆踪跡之見半天有物如雲如霧若飛若舞徐  
徐而降於姑射之巔衆皆乍信乍疑劈荆棘而登之  
杳無人踪及至山頂果有黃幟若手植者然此又一  
異也自幟降之後山椒每每放光凡登高者無不見  
焉此更可異也是山與東山之靜操相面或者  
帝欲東西輝映故設幟於此於是維那神衿居士道

人等議欲建頂量工力非檀越不能也量資財非萬金不能也量歲月非十載不能也夫何不數年間富者出財貧者出力以莫大之盛事而工成於俄頃非帝之有靈能若是乎今歲辛丑有洪洞香客王姓胡姓者忽飛絳帛掛其身曰積善建功三界所舉五帝所保名列上天此更異之異者也宮既成都人士咸乞余爲記以紀其異余不敢以不敏謝因就其異而紀其事云爾

新建衛家灘茶房碑記

拔貢 傅南宮 邑人

凡吏之留心民瘼加意政治慮無不爲斯民計休養謀利賴者然或利在歲月其寃也僅歲月而止利在什伯人其寃也亦僅什伯人而止若夫有利在億萬人千百世而此千百世億萬人食其福蒙其潤沐膏澤而忘勤苦且莫能名言其所以然者此其德固與山嶽爭長而功與川原同沛也汾之南鄉有衛家灘者其地南通洪趙西北連蒲隰閔中道里之遼遠或以十計或以百計或以數百計而惟此數十里地無一木之可棲無一泉之可掬兩山疊峙陡臨深澗山

徑水蹊爲虎豹豺狼野豕山窠所盤踞者不啻數百  
載且澗水暴漲則行道之人聽命於怒濤雪浪中不  
知凡幾僕僕征夫行勞至此未嘗不仰天泣曰願安  
所得仁人長者惠我嘉師爲此地謀憇息之所哉  
邑侯蔣父師浙東名儒已酉夏來蒞茲土甫入境至  
其地卽歎歎太息曰昔王陽過九折坂曰奉先人遺  
體奈何數乘此險今日之行何以異是遂毅然以躬  
建茶房爲巴任無何而以鴻雁之未集未果饑饉之  
荐臻未采數十年之夙逋積負未果越明年而人和

政舉百度具飭瘡痍旣起豐稔頻登公輒作而起曰  
余之爲斯民計休養謀利賴者其在斯乎爰捐俸若  
千金粟若干石庀材鳩工製輓伐石卜基於山之麓  
築輓壑三大座計高若干丈尺廣若干丈尺而構屋  
於壑之上者亦如之壑大菩薩像於其中法相莊嚴  
金碧顯燦前爲堂又前爲門周繚以高垣左右翼以  
廂其規制之弘厥嚴正雄峻邃深銖兩悉稱遂於墉  
趾隙地樹棗梨植桑柳蘼水群卉無不畢備數年來  
林木漸盛芊綿鬱山色水聲披紛浙瀝固儼然一

大檀林也澗之濱復甃甃者三爲煮糜施茶地而  
且憫遠汲之勞鑿井得泉計十八丈尺漫澗爲地計  
三十餘畝復開煤埕一座悉給募僧清演以爲饘粥  
炭茗之需由是而行道之人歸之如市披霜雪者如  
陽和之轉緹室病暑暍者如清沁之在水壺飢者可  
以得所餐渴者可以得所飲馬瘡僕痛勞苦疲憊者  
可以得所偃息有咲語居處之歡免風一兩蕭涼之苦  
吾知奔走馳驅往來道路輩相與晏游其境必尸而  
祝曰此固某侯所創建也昔爲鳥獸剥啄之場今爲

行旅憇息之地非締造於當年何以休息於此日然  
則此一刹也一枝之披拂卽郇伯之膏雨也半榻之  
棲遲卽桐鄉之愛慕也寸椽抔土之偃仰卽峴山之  
序石而其棠之芘蔭也公之功德不且與山嶽川原  
同其流峙也哉是役也始於庚戌之季冬訖於癸丑  
之仲夏功竣之日刹之蒞蒞丐余言爲記余謝之曰  
此固億萬人千百世所交口而莫能罄其尸祝者余  
何能以一詞筆之然余之沐公者深感公者至以公  
之功德垂裕無窮若此余烏容默默已也謹誌其道



里臚其顛末以見公之爲民計休養謀利賴者如是其遠且久而億萬人千百世之沐膏澤而忘勤苦者其亦可不諉所自也夫用貞珉以爲之記公諱鳴龍嚴陵建德人字雲從飛占其別號也時康熙甲寅孟夏朔三日

游姑射山記

睦陵

干一鴻譽

燕又氏

癸歲癸丑游晉春杪抵汾署稔聞城之西距七十里許有姑射山或曰青山或曰姑射蓋姑射之連阜也飛占蔣令君每爲余言此山高入青冥俯視一切登

其巔飄飄有凌雲氣余遂欣然欲逞游未果也逮秋馬子閑上曲江得意自京師來訪與余有同志遂脩濟勝具飭鞍馬裹餼糧卜日以逞游焉時出城之西郭門迤邐行澗壑中約數十里許而山無色而水無聲予謂馬子曰今日之游豈僅此乎其何以強人意也越數里而林木森踈參差日影風聲謾謾時來樹間進從者而問則曰郝家坪也余輩少憇其地有間攀鞍而上復行十里許則菴頭也土室重窰層次相望而村媪黃叟携一二稚子輩環拱而眎若詫異

狀余輩策轡過之然猶未見有沁人心目者也及陟  
危坡登平阜高下升降如是者又十數里許而始至  
所謂暖泉頭者此山之麓也仰而望之諸峰插漢峭  
壁飛煙遙瞻群岫突出雲天余戲謂曰顧長康食蔗  
已漸入佳境適二三野老煮茗以進余輩下而飲之  
覺山家味已迥不類人間煙火矣飲畢復振衣而上  
披荆蒺捫草蘿履危歷險有亭翼然此山之第一天  
門也峰回路轉崎嶇逶迤東西屈曲足不可駐而山  
之二天門甫穹然在目由是而岡彌峻徑彌窄路逶

羊腸石擎鰲足行至此幾慄慄不能自勝道士王姓  
名太初者率諸黃冠迎挽轡搯韁而始登山之絕頂  
焉時下鐙眺覽四顧徘徊東望行霍北瞻恒岳睥睨  
千阜之高俯伏萬山之勝如垤如丘如揖如拱而此  
身固已在霄漢間矣躡階而升計十有七級而簷牙  
翬飛金碧燦爛乃真武帝殿也余輩盥洗禮拜竟  
卽訪真人故祠而棟宇就圯遺壘僅存余輩扼腕久  
之祠之前有方池一縱橫可丈許其水冬夏不涸清  
冽堪賞余因謂道士曰烏有山以真人名而不像真

人以祠之者乎道士曰行且有是舉矣未幾而西山  
日暝鐘磬聲颯颯入耳猿鶴無聞萬籟俱寂開戶視  
之唯見村火明滅如萬點星瑩光映履舄之下此豈  
非山之一大奇觀也哉詰旦正擬尋幽選勝飽目而  
還不謂雲深漠漠霏雨霏霏山岳潛形薄暮冥冥豈  
山靈愛我登臨興復不淺乎余因之有所感矣夫人  
亦何常之有乍明而乍晦者時也倏聚而倏散者遇  
也茲山常在而余與子得數尋是游者有幾也馬子  
乃走毛穎驅陳陶褚先生輩拜手薰沐題駢句一聯

以獻而余亦效顰焉時道士進銅鞋一雙曰此真人  
之遺也其式雅其製精其色古穆若商彝周鼎班駮  
非近今詭卽而聽之若有聲然余爲之把玩良久已  
而拭殘碑拂古碣竟讀之餘始知其祠建於金宋間  
其由來蓋若斯之遠也山之左有洞名蓮花者侵晨  
馬子欲往遊道士以路險固却而馬子亦隨止爰是  
辭其山而歸焉舍騎而步盤迴至山之半霧散雲收  
而溼露猶撩人衣袂間迴望諸巒壑覺一雨洗天萬  
峰競秀碧筍瑤簪倍增一嶺景色余輩乃馳驅而進

曠息數十里日之脯而斗城已在望矣是夕呼觴而酌爲令君悉述其勝概而令君喜生見獵輒命匠氏往埭真人像且扁其額曰近天尺五訂余像成偕往余曰唯唯重游之舉姑以俟諸異日

新建轟轟龍王廟記

邑人 蔣鳴龍 建德人

汾以真人號龍王者三曰青山曰小潺澗轟轟其一也青山小潺澗各有廟唯轟轟澗距城十五里許合西北之水滙於東南而注諸汾其山巒岿壁立其水迴環有情致爲一邑風氣攸關故有廟鎮其上迄今

地壞爲墟矣余自康熙己酉來令茲土越二年壬子旱里民禱其神乃雨又越癸丑季秋丙寅孟夏八閏月不雨二麥蒿萊余甚憂之復命里民迎其神而禱焉時卽降靈於邑之輸糧者傳神意曰能新吾廟某月某日卽雨而青山小潺澗時亦以助功顯應余乃詢諸父老訪其故址躬詣而禱許以雨卽建廟至期而雨果如澍嗚呼神之靈異固如此哉余卽捐俸給鄉耆蔡周祚侯茂才伐石購磚建廟於澗之上下基以石上甃以磚爲不拔計爰新其像以祀之是役

也經始於是年之四月訖五月而功告竣落成之日  
 諸耆老謁余以侯之誠格神之靈異是不可以無記  
 余詔之曰祭義謂法施於民則祀以死勤事則祀以  
 勞定國則祀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神應禱而降殞  
 百穀功德及民甚盛建廟時祀固其宜也諸耆老因  
 復為余述曩日神以報賽故里人大不敬水突至其  
 家屋幾壞然則神之靈異自昔已然固不僅今之霈  
 耳霖之響應也已夫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  
 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余乃諭有眾曰僉時舉報功

德之典敬乃事則神用克誠之享且雨暘若五穀登  
 年豐時和與二廟共垂福祉於無疆也欽哉毋忽是  
 為記

迎恩閣記

王熊祥  
邑廩生

昔倚相能讀九丘書脩誌列州風會宋紫陽遊河南  
 謂其地王得之而王伯得之而伯夫以倚相紫陽之  
 賢豈徒為尹臯寥宇術哉蓋地靈人傑理實相濟故  
 聖如周公必相溷卜澗爰定洛邑此物此志也我汾  
 地脉起自西北逶迤蜿蜒結聚東南縣地乘之故出

川之所磅礴風水之所鬱積敦醇俗美鳳舉鵬搏可  
按籍而驗也然縣以內之風氣猶有缺焉縣脉西北  
高而東南下有建瓴一瀉之勢無迴環鍵鎖之閑彼  
地經所言風宜藏水宜聚者何以稱焉此非風氣之  
待補者耶公來守是邑政教皆已釐舉法度皆已  
脩明振圯興墜補罅塞漏不一而足且倦倦於風氣  
之宜脩也擇鳳池之上建高閣以鎮之其下砌石爲  
洞其上構木爲閣簷阿軒翺華彩炳蔚中像祀  
梓潼帝君焉登斯閣也挹汾河之翠流覽姑峰之秀

氣拱辰矚漢上依日月之光翻浪湧波俯矚水天  
色若環城佳致胥於是結萃也由是風益聚水益全  
地益靈而人益傑所謂敦醇俗美者日增盛於陶唐  
之遺鳳舉鵬搏者世蟬聯乎仇范之蹟非公脩補之  
力也耶閣成命祥爲記夫公之庶政允釐可記者歷  
矣豈特治風氣哉然所以振人文厚風俗繁殷兆姓  
者非風氣不爲功其可令後之人忘所自耶爰記其  
創始也以癸丑冬落成也以甲寅秋且環閣俱有題  
名題其東曰迺思而閣以是名謂君思之寵頒與日

胥長也北曰瞻斗謂其光射斗牛也西曰觀成謂其  
西成觀美也南曰歌薰謂其阜財而鮮溫也其下洞  
額之西向曰花滿鳳城謂成效之已符洞額之東向  
曰祥蒸左輔謂後效之可券也題閣者誰公也公謂  
誰浙東 蔣父師諱鳴龍號飛占也

傳

國朝

無私真人傳

懷仁 司訓 遜合芳 邑人

無私真人者霍人也王姓名冲濟賦性浩落眉宇間

道風奕奕幼事黃老於霍之白龍觀故號龍池既而  
碎穀者六年遊汾過錠金原見地爲西北通衢高燥  
絕水遂結容身菴取水於遠以資行人風川侵暴鳥  
獸鳴嘯處之漠如也邑長者閻君嘉其志建 真武

祠翼東西廂以居之四方之感召者輸銀粟無虛日  
不數年積千金有奇悉出之鑿井建閣塑 帝像於  
其上旁置可耕之地四十餘畝爲施茶經火計一身  
之衣食弗謀也崇禎丙戌間率一徒入楚登武當福  
府廉知不類尋常者流強之使司其菴之錢穀一日

集諸道長曰流寇將至請交所司時寇在河北衆莫  
之信三辭乃謝甫離菴四十里許寇猝至諸菴之悉  
財貨羅屠戮者以千數而身獨超然免於禍人始異  
其智趣之奇也山旣破仍歸於曩建汾右之茶菴悉  
屏諸徒擇一淳朴者囑理茶事閱數年乃崇禎辛巳  
二月也語其徒曰予於次月三日當棄世汝爲予呼  
諸長者來時無大病其徒莫之信至期諸長者聞君  
輩以 真武醮事集遂躡趨自盥洗整冠履謁 祀  
禮成向諸長者拜訣是時動止如常衆亦莫之信訣

畢升榻端坐瞑目而逝容色數日如生按其時日果  
如所言衆始詫異是日申刻一老人自南來聞菴中  
哀號聲問故愕然曰今日午刻團栢澗中束銅冠挑  
蒲團而南行者非其人也耶衆驚疑良久乃共信其  
羽化云吾友田臣者素薄虛寂之說不輕許可獨爲  
題其墓曰無私真人蓋取其念在濟人不以錢自私  
也故其詩曰純陽飛昇五月五龍池坐化三月三無  
私便是全真地寧瀨更覓蓬萊山又曰建閣功有限  
鑿井澤無窮往來渴飲者何人不思君子故據其事



次其顛末勒之石母令久而漚漚後為亦快事也

贊

國朝

署左佳石贊

癸丑進士

馬天選

建德人

其姿磊磊其質粼粼廉而不劓介而彌貞面冷兮如  
鐵心潔兮如水溫潤兮式玉堅剛兮式金中流倚之  
為砥柱當代仰之為璣衡疇不效元章之敬愛下拜  
而傾誠豈特誇連城之白璧抑亦並姑射之紫瑛何  
須煉彼五色補天賴有此君

詩

明

題仇范聯科

河東太守 張松

謁廟升堂朝已崇詞林豸史見豪雄明時仕和網羅麟鳳  
俊士追蹤瀆効忠

份西行部

侍御 張承祚 天會人

共說西山可寄踪我來先上最高峯蒼崖千仞壁驚空鳥  
百徑紆林挂舊藤誰謂多才能作賦聊乘逸興一觀風  
陽春賴有中州牧竚聽輕猷萬壑鐘

國朝

撫寇西山四絕

癸巳夏日

河東

胡文奕

無隸人

盤蜒小徑傍山峯迤邐行來數十重極目萋萋惟草色  
殘黎何地事三農

西山氛色未全消冒暑驅車路轉峽報一國不迴王子  
敬酬知期效老班超

搨竿小醜逆顏行繡豸時勤撫字腸若使狡徒鷹隼化  
任勞豈憚路脩長

蕭蕭戎馬度山巔重將綸音次第懸應有革心革面

日喜看賣劍買牛年

踏荒感題二律

翰林郭芬

慷慨行來有汾西倍可憐山窮惟虎跡村絕少人煙野  
老餐糠澁耕牛種石巔那堪高阜處芳草復芊芊

土石錯相吞荒行見出門前征不永日攀陟先平坤人  
馬蹊間卻颺颺陶穴蹲到城山路盡雨際一煙村

汾西勘災

時康熙七年九月也

平陽通判

盧仲魁

三韓人

山徑岩嶷行路難斗城孤峙暮天寒殷勤父老頻相問  
處處荒殘不忍看

奉 憲檄委勘荒霍州

邑令 蔣鳴龍 建德人

捧檄馳中鎮汾沅帶水環行行非綠野望望盡童山莫  
慰沾塗苦堪憐稼穡艱窮黎已在目憂思自相關

勘荒靈石

蔣鳴龍

青山橫瑞石四野氣蕭森露冷烟寒灶風淒鳥寂林  
無長孺策唯有鄭監心圖繪從今上嗟咨涕不禁

